

榆身布襖：江南冬天的温暖记忆

■ 邓中肯



嘉兴地区的农民束着榆身布襖在收谷



短式的榆身布襖



长式的榆身布襖

在浙北、苏南、上海的农村一带，曾经流行着一种蓝布围裙，成年男女都喜欢穿，以老年人居多，男女款式略有不同，虽然大家习惯叫做“榆身布襖”，但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裙子，真就颠覆了“裙子是女人的专属”这个观念。人们常说“多少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然而，在不远的过去，江南的男人曾经也穿着裙子。

一

这种名为“榆身布襖”的土布围裙，也称“围腰布襖”，但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叫法，用得最多的名称则是“作裙”，主要分布在江苏省南半大部、上海市和浙江省全境的广大农村，是江南地区一种独特的民间服饰。剧作家夏衍在《上海屋檐下》中写道：“黄父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褪了色的蓝粗布衫，系着作裙，须发已经有几根花白……”看来作裙正是很“阿乡”的装束。

榆身布襖的构成并不复杂，需要两块大幅蓝布，一块拦腰布和两条长长的束腰带。拦腰布缝制在两块大幅蓝布上，束腰带连着腰布。束腰带围着身体绕一周后，在腹前打结固定。两块大幅蓝布在腹部相叠盖，两侧（即腰部）上端有褶皱。

榆身布襖分男式和女式两种，男女样式大体相同，但褶皱上的饰纹、线色略有不同，男款一般饰以水龙纹、线呈白色或黑色（冷色），女款一般饰以凤尾纹、线呈红色或粉、紫色（暖色）。妇女所穿的榆身布襖在束腰带两端和暗褶口袋处都有大面积的绣花，更为美观。旧时，姑娘出嫁时，将榆身布襖作为新娘的必不可少的嫁衣之一。新娘的榆身布襖都为自己制作，以展示新娘女红本领。人们还会根据围腰布襖的制作水平，绣花水平来品评新娘是否心灵手巧。女性系上围腰布襖，走起路来别有一番风韵。在民间还有这样一首民谣唱道：“月白布衫红绳条，围腰布襖花带飘。一个花髻金钗钗，一对小脚摇啊摇。”

腰布前部中间位置，会制作一个夹层暗褶口袋，用来放些小物件。口袋的表面，多有绣花作为装饰。

榆身布襖分短式和长式两种。短式下摆过膝，一般为春秋两季或女性所用。长式下摆以刚好遮住鞋面为宜，一般为冬季或男性所用。

纵观各地的榆身布襖，总的来说，成年男女都束，但以老年人居多；男女款式都有，但两者略有区别；土布有蓝、黑两色，但以蓝布为主；长短式样皆备，但长式居多；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用，但以冬季为主；农作或休闲时都束，但以农作为主。

男女同束榆身布襖的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基本绝迹，只有乡农家里还藏着少量的榆身布襖。

二

在新中国成立前，农村中男女老少人人会束榆身布襖；新中国成立后，仍有上了年纪的男女习惯在劳作或入冬后围上榆身布襖。因此，不少的裁缝师傅都会缝制。胡彩珍于1956年去平湖先后拜顾定华、胡德观为师，学习中式服装手艺，学成后一直出门包工做衣服。她不但能做榆身布襖，还会做长衫、大襟衫等。听胡彩珍介绍，榆身布襖都用家织的杜布，手工缝制，尺寸一般为腰围120厘米、长84厘米，左、右两根束腰带各长72厘米，褶皱一般上宽12厘米、下宽15厘米，高6厘米左右，左右各1个，褶皱从左到右用手缝制。

榆身布襖最耐看也最具风情之处，便是腰布下的那两片褶裥。褶皱是衣服上经折叠而缝成的花样，也就是在布上打的褶子，方言里称这种缝褶子的活儿就叫“打盖”。在两块巴掌大小的区域内，竟能打上百余条竖的褶子，难怪以前老人们也称它为“百褶布襖”。一般一块褶裥要打至少50条褶子，多则70条，具体多少条实际上因布襖大小而定，大则多，小则少。平湖非遗馆里收藏着一条长式女款榆身布襖，单块褶裥里有75条，两褶合计有150条，十分细密，而且还饰以炫目的星条纹，红白相间的连续图案，朴实大方，远看效果更好。如此密实的针脚，全凭手工，其不厌其烦、精益求精的精神，为今人所自叹不如！

褶皱的多少和细密程度，是衡量榆身布襖是否精致的一个重要标志。明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衣衫”中描述：“裙制之精粗，惟视折纹之多寡。折多则行走自如，无缠身碍足之患，折少则往来局促，有拘挛桎梏之形；折多则湘纹易动，无风亦似飘飘，折少则胶柱难移，有态则同木强。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不同布襖上的褶子有长有短，有宽有窄，但一律都配上了花纹，使这种服饰更具图案感、层次感和立体感。除了常见的水龙纹、凤尾纹外，其他图案还有鬲字纹、寿字纹、方胜纹、万字纹、回纹等。褶裥上一百多条褶子，向下延伸，直至布襖下摆逐渐消失，束上它显得宽松而飘逸。

榆身布襖是半身裙，下半身前后完全包裹，跟围兜截然不同。围兜虽貌似半身裙，短则及膝盖，长则过小腿，也用布带系束，但仅有单幅布，只兜盖前面，不遮后面。手工业工匠师傅，诸如铁匠、铁匠、木匠、漆匠、箍桶匠等，喜欢系块围兜，因为它具有较好的劳动保护作用，且耐脏，又比作裙更迈得开腿。而与榆身布襖更大的区别在于围兜没有褶皱，更不要说用彩线做一些几何花纹装饰了。榆身布襖有布带系于腰部，长则直拖鞋面，故也有人称其为“腰裙”。因为它适用于男人工作时穿，故称“作裙”。还有人认为应该叫“褶裙”，因为裙上的褶很多。在这一点上，马面裙跟榆身布襖十分相似：两片式的围穿裙子，中间光面，两侧打褶。只不过榆身布襖的抽褶比马面裙更为细密。

榆身布襖比起厨师系的饭单区别更大。长式饭单上端有带子套在脖颈上，腰间有带子系于背后，只顾身前，不管背后，长度也基本不过膝；短式饭单只有长式饭单的下半截。另有女性喜欢系的“嬷嬷袋”，镶有荷叶边，也是单幅，比起短式饭单显得更小。

三

从严格意义上讲，榆身布襖或作裙并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榆”在下半身，即布襖里一定还穿有长裤（单裤或棉裤），长裤里面还穿有半裤（即内裤）。“穿”的定义里一般含有

“手或脚伸过衣裤的管口”的特征，而“榆”表明只是“围在外面”，即“围上、系着、束捆”的意思，动词，比如“榆块丝巾”“榆根领带”“榆只抄胸袋”。因此，在吴语里，“围巾”也就称为“榆巾”。

榆身布襖包裹着江南冬天曾经的温暖记忆。榆身布襖的主要用途是防风、防寒、保暖。旧时的冬季比现在要冷得多，“三九四九，冻碎磨子石臼”，农谚里这句话说得有点夸张，但从前江南的冬天确实阴冷。那时老人休憩时，双手从两侧腰间伸入布襖内，在胯下拎一个手炉或小脚炉，这样不仅脚炉隐了身，而且隔着布襖拱手不会烫伤，布襖反过来可以盖着手，取暖效果更好。尤为温馨的是，坐在廊下晒太阳取暖的时刻，吃着烤番薯，猜奶奶唱的民间谜语。这是过去冬季在农村里常见的场景，如今外婆那暖暖的童谣依然令人怀念。

榆身布襖记录了江南人民一贯吃苦耐劳的秉性。榆身布襖的另一大功能就是耐磨耐脏，就像牛仔衣裤一样最初是为了适合骑牛骑马。劳动人民一般以短装为主，以便于劳作。冬季的棉衣裤弄脏了就不容易洗，但农活不能一日不做，所以围上榆身布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榆身布襖两侧打褶皱，虽是为了收腰好看，但更主要的是为了使下摆相对宽大，有利于开步。而且，在劳作时只需将裙子下摆前部开叉处提起，塞在腰间，

十分方便灵活。

榆身布襖传承了江南服饰制作技艺的宝贵非遗文化。榆身布襖上优秀的褶裥，称得上民间艺术的珍品。与榆身布襖配套的大襟衫、扯襟衫、对襟衫、团腰裤，以及盘纽、葡萄纽、枇杷纽、蝴蝶纽的制作技艺，都是江南水乡灵丽秀致风情的体现，蕴含着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智慧，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榆身布襖提醒着富起来的我们不要忘了自家的本色。榆身布襖是江南农耕文化下的民间服饰，是农业文明下的民间创造。它遵循了中国古代服饰“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又深受江南自然地理环境、劳作习惯和民俗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江南地域特征和审美取向，展现了民间本土服饰独特的文化风貌。不仅如此，以蓝、青、黑为主色调的冷色系和丰富装饰性的暖色调的两种色彩形态来表现服饰的地域性、艺术性和社会性。以蓝为主色调的色彩体现了江南人的朴素、典雅和含蓄之美，正适合乡民不事张扬、沉着低调的性格；自纺自织的土布具有粗犷牢固，厚实简朴，使得服饰带有浓郁的江南乡土气息。榆身布襖淳朴中显亲和，精致中见淡雅，尽显纯朴的天然之美，也包含着浓郁的朴素之情。

因此，坚守真正接地气、适合自己的东西，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自信。



上为蓝布制成的榆身布襖；下左为显眼的浅色拦腰布；下右为局部，可见是由两块大幅蓝布构成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胜利后的第一个年

■ 黄 艳

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一月，又到了旧历的过年时分，可原本应该是让人冷得哆嗦的数九寒天里，懒洋洋的干燥气候竟超越了常规，暖得有些像三春的天气。平湖城里那些添置不起寒衣的贫苦工农对此非常感激老天爷。不过在城外一家小酒店内，一位靠着柜台吃烧酒的老农却叹起了一阵阵长气，他老人家的感慨自然不是平湖城里那些不种地的民众所能感同身受的：多年战乱，亏得在胜利年头中来了一个普遍丰收的熟年，大家很想能够接连的有那么几个好年成，透这么一口气。却不料苍天不肯帮忙，又赶着这样的气候反常，雪片全无，蛰伏只一年的虫豸一定会死灰复燃，放肆活动。春花熟不了，怕明年田稻又将遭遇水旱虫灾，秋收歉获。

老农抚摸着颌下长长的胡须，愁眉不展，于是在小酒店里的那些人也就同声附和，一递一应地跟着叹气。

转眼间，新年已只有5天，而平湖街头还没显出一些过年的迹象，有的只是县府门前广场上的“小热昏”（又名“小锣书”，“卖糖人”的俗称，是广泛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谐谑曲艺形式）在卖糖，少数兼售耍货玩意的摊子在等候孩子们的光临。

按说，今年的过年应该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让人兴奋，多年战乱压住的希望竟在几个月前得到了释放，虽然过年并不能赐予平湖人民什么实质性的物质改善，但也还有很多人在愁眉苦脸地担心今年年关难过。按照年前惯例，追租还租的到处都有，过去田

主相公的尊严现在已经在消失在高物价生活与佃户不肯还你的尴尬神气中，比如有400石粗额的徐先生，到目前只收了60万元，这点收入还不够十来口人的家庭消费两个月。

可是还是有一些平湖人确实确实起了忙头，无比兴奋的想要好好过个年。与冷落的街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址营业的南京理发馆。理发馆内，男女主顾是那么的拥挤，屋子里暖洋洋像春天一样。

也许是天可怜见，到了小年夜，天竟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毛毛雨时下时停。建国桥边已经摆出了新年里小孩子们最爱的耍货摊，花纸都张挂了起来，甩炮也已堆放在一张印有漂亮太太画像的废年历中间。但天公不作美，摊子才摆出没多久，毛毛雨就又飘向了近不得水的花炮炸线和美丽的花纸上，摊子主人只好匆匆推了临时摊位搬回家，而准备刺激一下孩子们也只好翘着嘴巴回家去了。

晚上，呼呼地刮起风来，很有一丝瑞雪兆丰年的曙光了。虽说立春已经五天了，十朝春雪也抵不得一朝腊雪，但如果能有一次厚积盈尺的瑞雪，这年也算差强人意了。

大年夜也还是烟雨蒙蒙，电灯厂的引擎为了能在除夕与财神日全夜供电，还在轰轰地运转着。提着一只鸡、两只蹄膀，几匣糖果茶食（据说这些是过年时，平湖人走亲访友中最不可少的）的人，从平湖城的东西两面跑向东西。杀白的猪肉内商们一机机换作了法币；长得比小婴儿还高的大鲋鱼被人

提溜着，却倔强地转动着向行人泼来一阵阵腥味的水沫。店家正忙于盘点底货，并准备新的营业方针，在紧密的算盘珠和一行行黑色的账籍中，有的咧着嘴角，有的却蹙着眉头哭泣着脸。

东湖周围的船夫在清除船只外层的积秽，船主从街上带回了满满两大筐的东西；红绿纸马供在中舱，船头尾换上了“财源通四海”的春联。

被关在监所的犯人也得过年，由家属们一篮一篮地送去了力所能及置办的东西。

但大年夜还是轻轻地滑了过去，因为这个湿热灰闷的气温实在让人提不起劲好快乐一下。当然，年夜饭照样在每一家商店和住宅里丰盛地呈现，静寂了多年的爆竹也再次纷纷在迎接财富的幻想中响起。在大人们放了大炮仗后，孩子们手中也燃起了欢迎新年的小鞭炮，此刻他们心里暗暗盘算的大概是：明朝年初一，我有拜年钱，看戏吃烧卖，我还买一只拉铃，买几个甩炮。

……

平湖人到底是有福气的，年初一开门出来，居然还给了人们一个爽适的晴朗天气。

于是乎，小孩子们和小姐们穿了新衣新鞋，按着一路沿袭下来的新年习惯向长辈亲人们拜了年，袋里装着用鞠躬磕头换来的压岁钱，跑出去找乐子了。

孩子们首先奔去的是老县府旧址的杂耍场。场子中的锣鼓吸引着许多观众，“潘老板”的文明马戏团是场子中的最大者，四

匹马绕着圈子跑，马蹄翻起了尘，马背上的姑娘翻来覆去地表演着各种姿势，还有像“走钢丝”“三上吊”那样足够惊悚的表演，1万块钱的门票也算不得贵。马戏团隔壁有动物园，这里有大蟒蛇、猴子、吐鸡鸡。这儿看一看只要5块钱，比马戏团便宜多了。让孩子们留恋的还有很多，这边看完硬碰硬的“打拳头卖膏药”，再看一套“单刀破花枪”和一套“空手夺单刀”实在不错，那边是拉“大洋片”“西洋镜”“套泥菩萨”还加上吃食摊……够热闹的了！

在春节里，平湖的各个书场也都会尽力地请几位好先生，没有事的下午或黄昏，你可以悠闲地去听一回书，也是够味儿的。今年，厅是黄静芬的《果报录》，黄小姐的说表够清楚，几句片子也不错，所以这儿的生意很兴隆。挨次过来，快乐书场是王再亮先生的《岳传》，也是响档，够得上说声“好”。三益里也是大书，金声伯先生唱《狸猫换太子》，这部书说的人很少，所以听众也是非常踊跃。最后是座位最舒适的银都了，银都里今春请的是郭彬卿的《珍珠塔》和周玉泉的《文武香球》《玉蜻蜓》，这儿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就已经坐满听众了。

不过，过年可不仅仅是玩，还得吃呢。“看花纸，吃烧卖”，这是旧历新年里流行平湖民间的俏皮话，可见得烧卖与花纸都是节日重要的点缀，即使肚子并不饿，照例也得吃个10只烧卖。张炳记是平湖城内有名的点心铺子，三五个帮厨忙着和面、起胚子、擀粉皮子、包猪肉，一阵阵热气从锅灶蒸

笼里直透上结满了蛛丝尘网的黑樑。店里坐满了顾客，但人人都必须要遵循着先后顺序，等店伙端上你所点的吃食。烧卖不过是面粉皮子裹着肉圆子，原来也并没有确切的名称，大概是因为随做随烧随递的缘故，因此被叫做烧卖。张炳记的老板在烧卖与粽子上很是赚了一笔钱，但他说这是他们财神堂里的菩萨灵验，保佑他日进斗金，所以在他看来，卫生和装潢、座位的舒适与否，并不能帮助他们挣钱的，是多余的费事，也因此他们对待主顾们从来都是一副傲慢的态度。

新年里照例是商店休息的时间，但聪明的商人在年头休业这几天，还不愿让他的伙计们离开店门，宁愿花些钱买了副锣鼓，咚咚咚咚的锣鼓声从排门板缝中透出来，以至每个路过的人都望一眼的时候，商人们便觉得自己打了有效的广告。不过，“新年三天赌”，古老相沿的恶习惯在平湖还是改不过来，商店的高级职员搭伙去作竹林游，小伙计、小职员在拿到一年到头辛勤得来的分红后，麻将、牌九、骰子玩上一圈，再来一下命运的卜筮，赢的当然是兴高采烈，输的往往躲在被窝里流泪，为这一年的辛勤而叹息，然而在紧张赌博的一刹那，他是不会想到这一切的。

客旅的游子或公务员对这良辰佳节已经不大感兴趣了，他们除了在杂耍场中溜达溜达外，在年后的清夜不免还是要感慨地低声念出这两句诗：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非家处处家。